

- 文獻評論：“Russia, USA, 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俄羅斯、美國與「顏色革命」〕by V.I. Batyuk〔巴丘科〕(*Journal of People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 Series: Politics*, No. 8 (2006):15-26, ISSN 09698732)*

陳美芬

國立政治大學

「顏色革命」是指二十一世紀初一連串發生在歐亞地理板塊上經由非暴力方式進行政權轉變的革命，其中包括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4年11月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5年1月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及同年2月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3月份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這一系列親美化的「顏色革命」基本上都是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廣義的延伸，是蘇聯解體後世界政治秩序變遷的特殊歷程，也映照出美俄兩國在勢力範圍競逐賽上的得失拉距。

〈俄羅斯、美國和「顏色革命」〉一文作者巴丘科是俄羅斯國家科學院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員，其從俄羅斯觀點著手，清晰剖論「顏色革命」成為近年來美俄關係緊張態勢的肇因及其影響。巴丘科認為當美國在後蘇空間積極運作「政權轉換」的同時，正促使俄羅斯再度辯證西方仇視俄國的假設。

陳美芬 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教授，專長領域為俄國文化與藝術、東歐文化與藝術。
Meifen Chen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Russi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er specialties are Russian culture and art and Eastern European culture and art.

* The original Russian title is “Россия, США и «цве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by Батюк В.И.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No. 8).

巴丘科就「顏色革命」提出美俄兩國間的價值差異：首先是他認為近十餘年來，獨聯體國家不僅平靜結束「國家社會主義」的獨裁官僚體制，其中大多數國家還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領導層。但西歐發展國家需耗時數十載甚至數百年才能完成的民主過程，美國卻相對要求俄羅斯和這些歐亞新興獨立國家在短期內從「集權共產主義」過渡到自由民主、成熟完備的公民社會，並迅速建立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政權？過程中若稍有「延誤」，則被解讀為「惡意」違反民主進程，美國必須即刻啟動其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民主黨的「全國民主黨學會」、美國國務院的「全國民主國際事務協會」，美國國際開發署「歐亞基金」資助的「自由學會」和金融家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等，來扶植反對派勢力、反政府組織，以民主、經濟、軍事為主要手段，藉由「顏色革命」進行觀念征服為先的政權轉變。

其次是美國把「美式民主」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推向全世界，但「華盛頓共識」（核心是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對許多國家而言不單是意味美國「推動民主」的意圖，亦是「政權轉變」的同義詞。華盛頓與莫斯科並不存在共同一致的價值體系，兩國在國際事務上，特別是在處理俄羅斯「鄰近周邊區域」問題時，摩擦矛盾和利益衝突勢所難免。

再就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三國現況來看，「顏色革命」後社會百廢待舉，經濟無序蕭條、人民生活艱苦、民族複雜對立依舊，「顏色革命」儘管是在民主主義的旗號下進行，但並不一定導致民主化，也不一定帶給公民更大的生存空間，新的領導階層還需面臨鞏固政權的嚴峻挑戰，這遠非美國的「民主價值」所能維繫或緩解。歐亞新興獨立國家因此嚴肅思考1990年代「民主混亂」的代價，而2005年亞塞拜然、哈薩克斯坦以及白俄羅斯「顏色革命」的失敗也是「革命退潮」的預告。其他導致這些國家對「顏色革命」有所遲疑之因，還包括：

一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並未注入足夠的經濟及安全援助：2005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局列出25個國家，宣稱其不穩定性將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美國行政當局

於是在2006年向國會要求一億兩千四百萬美元的經費，用以推動25國的「民主化」，平均一個國家是五百萬美金，這些資金尚難以成就新的「顏色革命」，更遑談提升已完成「顏色革命」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和平衡蓄積已久的各種社會政治矛盾？再者，美國是世界最大債務國之一，除本身龐大的財政問題外，還需支付曠時已久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當初雖僅以一千兩百萬美金推翻吉爾吉斯的阿卡耶夫政權，但後續支援是否應由俄羅斯廉價能源供應買單呢？

二是「顏色革命國家」希望儘速加入歐盟的願望並未實現：正如同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所言：「我已厭倦歐洲代表團考察格魯吉亞後表示『這個國家乍看之下真像歐洲』，我們不是像歐洲，我們就是歐洲，我們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這個事實。」此外，在2005年5月29日法國就歐盟憲章舉行公投之際所爆發的反對「波蘭水電工」事件，再次清楚顯示西歐國家無法真正接納來自烏克蘭、摩爾達維亞、白俄羅斯、格魯吉亞等地的「廉價勞工」，因此包括「顏色革命國家」在內的獨聯體國家欲加入歐盟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期待，將存在實質之困難。

長久以來俄羅斯被視為是中歐東歐國家加入歐洲民主陣營的主要阻礙，因此從1989年到2005年後蘇空間中的「顏色革命」都帶有「反俄」的民族主義因素，只是「反俄」風潮並未持續蔓延，烏克蘭在「橙色革命」後，總統尤申科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即是俄羅斯。近年來又因俄羅斯經濟穩定繁榮，並已由資金注入國轉變為向外投資大國，俄羅斯資金協助烏克蘭完成大多數已開放企業的私有化，並控制烏克蘭80%的石油加工業及大部分的有色冶金工業及電信市場。未來俄羅斯還計畫積極參與烏克蘭的能源動力、食品工業、網通資訊、機器製造、軍事工業等部門。烏克蘭是前蘇聯共和國中「西傾」最明顯的國家，其與俄羅斯互動如此密切，也可見其他獨聯體國家之狀況。

最後，巴丘科在結論中談到「顏色革命」並非鞏固民主政權的保證，反倒是追求國家獨立自主的目標凝聚歐亞國家尋求共同合作發展的可能。他特別強調由俄羅斯、中國、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等國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就其2001年6月15日成立宣言中指出，該組織「展示了不同文明背景、傳統文化各異的國家通過互尊互信，實現和睦共處、團結合作的巨大潛力」、「各成員國將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平等互利，通過相互協商解決所有問題，不謀求在相毗鄰地區的單方面軍事優勢。」俄羅斯認為「上海精神」是尊重各大小民族的主權和獨立，比「顏色革命」更符合歐亞新興獨立國家的要求和利益。

「顏色革命」浪潮雖稍有緩歇，但美俄兩國間的角力卻未見停息，當2007年初布希政府確認將與波蘭及捷克兩國展開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正式談判時，普京總統也隨即在2月10日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嚴厲聲討美國「在所有領域都越過其邊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3月17日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理事會成立十五周年會議上，確定俄美關係模式是當前兩國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俄羅斯不會與美國進行對峙更不會重回冷戰，但俄羅斯沒有理由僅僅扮演一個被動從屬的角色，俄羅斯要求在分析威脅、制定和採取對策等方面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如何建立一個嶄新的、更加公正的全球經濟局勢，才是「顏色革命」後各國重回政治現實的核心考量。